

刍议文学翻译中的“言象意”

左少兴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提 要: 本文聚焦于文学翻译中的“言、象、意”及其相互关系; 同时, 文章还谈及翻译的“信、达、雅”。必须强调指出, 应列为首位的是“信”(忠于原文)和“意”(领悟真义)——不仅是指词义, 而且是整篇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本文的例子取自《哀悼莫斯科王国的沦陷》的文本(自《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 17世纪俄语文本——汉语译文对照)。

关键词: 翻译; 意; 信

中图分类号: H355.9

文献标识码: A

(一)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资深翻译家臧仲伦先生在纪念我们的老系主任曹靖华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¹, 撰文论述“文学翻译”等译事。此文一开始就写道:“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不是对照原文、逐词逐句的双语翻译, 而是像曹老师所说:‘文学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是文艺的再创造’,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品, 它是用形象来感染人, 而不是用逻辑来说服人的’……”臧仲伦教授据此指出, “这样的创造……既忠实于原作, 又要不即不离, 无缚无脱, 贵在艺术的再创造”, 为的是“让中国读者取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概念、印象和美的感受。”(臧仲伦 2009: 179—180)

终生在北大从事俄语翻译教学和译事活动(先后译校了俄国文学作品约1500万字, 有1000多万字正式出版)的臧仲伦先生有极丰富的翻译经验和对翻译精深的认识。他特别向读者和学生介绍前人和老辈学者的学术思想和翻译理念。例如, 他在该“纪念”文章中引用了我国曹魏时代的玄学家王弼有关“言象意”的学说:“‘夫象者, 出意者也。言者, 明象者也’, 又说:‘故言者所以名象, 得象而忘言; 象者所以存意, 得意而忘象……是故, 存言者, 非得意者也’……”(同上)

二十世纪初, 我国最伟大的翻译家, 1912年担任改名为“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后第一任校长的严复先生提出翻译要致力于“信达雅”之说。为了说明翻译中“信”、“达”、“雅”之间的关系和“信”之重要以及它们与“言象意”的“互动”关系, 臧仲伦教授又引用了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所说:“‘雅之非色润加藻, 识者犹多; 信之必得意忘言, 则解人难索’。钱先生强调的是, 翻译必须求信, 但信, 必得意而忘言……译事在信, 在达雅, 功夫多在译笔(技巧)之外。”(同上)所谓“译事在信”, 用译界语言来说, 就是“忠于原文的翻译”²。因此, 笔者认识到, 欲“得意”而又“存言”, 恐怕会使“信”之不实, 词不达意; 而求信, 就“必得意而忘言”。

读《纪念文集》中的“曹靖华研究”诸篇对我都有帮助，但臧仲伦先生的文章和文章中阐释的“信达雅”中“信”为先和“得意而忘言”中“言”以“信”为准，对我从事学术活动和翻译实践启发最大，帮助也最大。

(二)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之余也曾译过一些俄文书（独译或合译），但那主要是不同门类的人文社科书籍，如语言文字学、史学、西方伦理学、法学、美学、社会学等等。翻译这些学科的外文书籍，或者说学术著作，首先要求的是“信”，“信”为先，“信”为准，“信”必实，“信而有征”。

但是，笔者近十余年来还译校过一些主要是“涉古”的文学作品，如《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17世纪俄语文本——汉语译文对照）³等。此前，受商务印书馆之聘，于2002—2003年审校过李锡胤教授译注的《伊戈尔出征记》（古俄语——汉语对照）和2008—2009年审校过王松亭博士译注的《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等。

正如著名俄罗斯诗歌翻译家、北大外国语学院教授顾蕴璞先生所说：“……加强译注和附上原文，目的无非是提高译文的准确度。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初译如果有误，特别是名家之译如有误，流传之广与纠正之难是不难设想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顾蕴璞 2013：139）所谓“准确度”就是对原文必“忠”和翻译必求“信”的“忠信”程度。

必须指出，上面三部作品虽然都附有用以与译文对照的“古俄语”，但所有“文本”（текст）都按现代俄语正字法（современная орфография）印行，为的是便于对照阅读和“翻检查考”；但同时保留词语书写时的语音特点和形态特征以及句法结构和旧词古词的使用。这样一来，我们往往会见到，汉语译文与“古俄语”原文有时“对照”不上（或“对不上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正如李锡胤教授在《伊戈尔出征记》的“译注者前言”中指出的，“这里基本上采用逐句对照翻译，但不是逐字翻译，因为我以为逐字翻译往往貌合神离，尤其是诗歌作品”，“И.П.Еремин 翻译本书时，把疑窦略而不译，俗语所谓‘杀强盗’者也。我以为这样会使作品有残缺之感，所以尽可能选择与上下文相通的平淡字眼进行翻译……”（李锡胤 2003：12—13）锡胤先生之谈对我也颇有教益。

但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译事实践之后，特别是学习前辈学者和同辈学长的翻译经验之后，确实增长了不少见识：译事之难，不可小觑。无怪乎严复先生在谈到自己从事翻译的感受时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

鲁迅先生在评价严复的这句名言时说，这“是他（严又陵）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因此，如同“一名之立”一样，一词之译，有时也需“踌躇”一番，切忌不假思索，望文生义，草率马虎，“急就”篇章。这也就是说，像学风文风一样，译风也要严谨、认真、求实、求信。

严复、曹靖华等前辈翻译大家（如朱光潜、傅雷、马坚、冯至、钱钟书、卞之琳等等）既精通外语（一门至几门），又精通汉语和古汉语以及通晓国学与古典名著。他们的国学功底深厚。他们在著书译书中常常引用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和国粹以及古人的诗词歌赋和古书中的章句典故。

作为当代翻译名家，臧仲伦教授对老一辈翻译家的译作给以高度的评价：“用词精当，文字华赡”，“如行云流水”，“妙笔生花”等等。臧仲伦先生总结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前辈翻译家的经验时还指出，要丰富自己的语言文字，“就要读古书，学古文”，他特别强调指出，“曹先生和傅雷等翻译大家，就常常使用汉语中四字成语。”（臧仲伦 2009：181）四字成语是汉语言文字中的精华部分，是我们的前人古人提炼的精辟部分，也是其他外国语言文字中不曾

有的或者罕见的一种语言文化现象。

(三)

笔者在编译注《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其所有“作品”均归于“俄罗斯古代文学”之列,而其语言也属17世纪大俄罗斯文学语言,我称之为“半古不古”的俄语)时,特别是将其中一些“体裁”的、有很大难度的(语言的、历史背景的、文字内容的)作品译成汉语时,一方面感到困难很多,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想到“我们的夙愿和践行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和俄罗斯文化研究所在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方面所作的承诺”⁴,只能迎难而上。正所谓 *Взявшись за гуж, не говори, что не дюж.*

笔者感到欣慰的是,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根据自己学术生涯中的经验和信念,提出了一系列可用以指导翻译及著书的“良策”。我在翻译这本“半古不古的俄语”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翻译必须求信,但信,必得意而忘言。”

我们在下面用《选读》中的一篇“作品”的几段文字为例,诚请读者和方家翻检查考,批评指正。

这篇作品名为 *«Плачь о пленении и о конечном разорении превысокого и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Московск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пользу и наказание послушающим»*(《哀悼无上崇高和无比光辉的莫斯科王国的沦陷和最终覆灭》,我们简称《哀悼莫斯科王国的沦陷》)。作者佚名,据认为,此人可能为教会人士。此文作于1612年,即在波兰—立陶宛军队于1608年为扶植伪德米特里二世而攻占莫斯科等地,并火烧莫斯科之后。这篇作品是为“教育听众”(实际是号召俄罗斯人进行抗敌斗争)而作,用了 *«Плачь о...»* 这个名称。在这里, *плачь* 有“哀悼”意;《大俄汉词典》解释:“③(旧时举行送葬、追悼或送嫁仪式上的)哀歌”(第1510页)。俄语词 *причитание* 的意义与此 *плачь* 的意义相近。我们认为,它颇似我国安葬死者时写的祭文或读的悼词。李锡胤先生在其译注的《伊戈尔出征记》的前言“关于文体特点”中谈到,“*плачь* (或西欧的 *chansons de toile*) ……在《哭夫》(注:指《*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中的 *плачь Ярославны*) 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泪尽继之以血’,简直是一曲哭丧歌”。但我们的这个在十七世纪“动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通常指1601—1613年之间)由无名氏作者写成的作品更像一首哭诉国破家亡的哀曲,这是作者怀着深厚情感,运用极具感染力的“笔墨”,书写出这呕心泣血的“国殇”悲歌。

(四)

下面我们从中选出几段,同时按“双语对照”编排。作品一开始就写道:

① *Откуда начнем плакати, увы, толикаго падения преславныя ясносияющия превеликия России? Которым началом воздвигнем пучину слез рыдания нашего и стонания? О, коликих бед и горестей сподобилося видети око наше!...* (《选读》第14页)

“我们的悲歌将从哪里开始?呜呼,莫非要从无上崇高、无比伟大、无限光明的俄罗斯王国的倾覆来开始吗?我们的那流不尽的泪水,那一声声的哭泣,哀怨和呻吟,那是种什么样的开始啊?!我们的眼睛见过了多少的悲哀、痛苦和人间不幸!”(同。第14页)

② *Ох, увы, горе! Како падеся толикий пирг благочестия, како разорися богонасажденный виноград, его же ветвие многолиственной славою до облак вознесошася, и грозд зрелый всем в*

“呜呼,悲哉,哀哉!那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怎么竟然倾倒?上帝培植的果园——枝繁叶茂,果实累累,食之不尽,取之不竭——怎么竟然荒芜和凋零?”(第15页)

сладость неисчерпаемое вино подавая? (第 15 页)

③ Кто от правоверных не восплачет или кто рыдания не исполнится, видев пагубу и конечное падение толикаго многонародн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христианскою верою святаго греческаго от бога даннаго закона исполненаго и, яко солнце на тверди небесней, сияющего и светом илектру подобящаяся? И многими леты основан, вскоре прият разорение и всеядным огнем погоре! (第 16 页)

④ ...Колики быша царския многоценныя полаты, внутрь златом украшени и шары добросокровищ цюдных, царских диадим пресветлых царских багряниц и порфир, и камения предрагаго, и всякаго бисера многоценнаго бысть преисполнено! (第 15-16 页)

⑤ Какови быша доми благородных двоекровныя и троекровныя, богатством и честию кипящая! Сим преветлым и предив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преславни быша велицныи царие величашася благороднии князи;

И во всем, дерзновенно рещи, толика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бысть преисполнено, и светом и слаюю превзыде, яко невеста на прекрасный брак жениху уготована. (第 16 页)

“莫斯科王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全民信仰基督教——上帝恩赐的神圣希腊正教的国度。她像天空中的太阳，以琥珀般的光辉照耀大地；然而，任何一个正教徒眼见这样一个王国竟然遭此劫难并最终陷落，他怎么会不痛哭流涕？怎么会不放声大哭？莫斯科，一个多年建成的城池，竟然毁于一旦！一场邪恶的大火竟然把她焚毁烧光！”(第 15 页)

“……皇家的宫廷殿堂，美轮美奂，画栋雕梁，金镶玉嵌，金碧辉煌，五彩斑斓，建筑何等气派，装饰何等美观！有多少奇珍异宝，多少绫罗绸缎，多少皇冠玉串，多少服饰服装，多少珍珠玛瑙，多少金玉宝玩！”(第 15-16 页)

“那些豪门贵族的双穹屋顶和三穹屋顶的府邸宅第，何等雄伟壮观，何等富丽堂皇！伟大的沙皇正是以这个光辉灿烂的王国而四海名扬，而出身名门的王公世家也因这个王国而受世人敬仰。

可以大胆地说，这个王国荣华富贵，国泰民安，正好比：新郎新娘结良缘，欢乐喜庆彩满堂。”(第 16 页)

我们从中只选出上面一些文字，在译文的个别词语上还作了一些改动。读者可以看到译文中用了不少“四字成语”（或“四字组合”），而且还力求顾及各相连“四字组合”间所蕴含的“韵味”。——曹靖华先生所说的，翻译时要尽量避免“死抱着词典照抄、硬搬而不加思索……”，同时还要力求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臧仲伦 2009: 180）为此我们就必须深入分析、深刻理解作品的“原意”（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写此的意图动机和蕴含的情感以及精神寄托等）因此只有“渗透原文”，才能理解原意从而“得意”和“真释”“真译”。何况上面原文中有不少表现古代生活的旧词、古词，有的词不见之于现代词典中，它们多半属于外来词或者方言词。例如第②中的 толикий пирг благочестия 的 пирг 来自古希腊语，意为 башня（塔楼），此句直译为“神圣的高塔怎么竟然倾倒？”这样译出也未尝不可，但我们译为“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则完全是“意译”。这里有一些与历史有关的“讲究”。在古代罗斯，башня 和 столп 具有“神圣”、“崇高”、“虔诚”的宗教意义，而后者常用来比作“社会中坚”、“中流砥柱”。特别在动乱时期，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1588 年俄国教会“升格”为独立自主的“牧首管辖区”后担任第一任牧首的约夫（Иов）和第二任牧首叶尔莫根（Ермоген，也称 Гермоген）号召信徒反对并抗击波兰—立陶宛侵略军及其傀儡、僭位者伪德米特里一世和伪德米特里二世。两位德高望重的牧首先后于 1607 年和 1612 年受迫害致死。后来，俄罗斯教会追谥二人为“圣徒”并受后世尊崇和纪念。在

当时的“记事”和“回忆录”中，这些在信徒中有极高威望的“殉教”、“殉国”的宗教人士被称为 Столпы。因此，笔者翻译时，遣词用语既要考虑“信达雅”，又要注意在整体意义上“得意（得象）而忘言”。

无名氏作者为了加强作品的感染力，“煽起”人们的“悲情”，增加 плачь 的悲愤色彩，用了许多有强烈“对比意义”和有“喻意”色彩的词句或段落。例如，为了加强人们对侵略者火烧莫斯科，摧毁莫斯科王国的仇恨，他用了许多文字来渲染莫斯科曾经的繁华、富庶和兴盛，建筑的雄伟壮观等等。

但这些渲染文字是道地的（当时的）俄语表示法，例如，使用了一些有“感叹”意义（用于感叹句或疑问—感叹句）的“旧词”，如 толикий, толико, толика; како, какови, колико, колики, коликих 等等；为了加强感情色彩，用了一系列带前缀 пре（除 прекрасный 外）的形容词（最高级形式），如 пресветлый, предивный, превеликий, предрагий（即 предорогой）等，以及复合形容词 многоценный（~полаты, ~бисер），ясносияющий, доброцветущий 等等。

再如，作者对作为京城帝都的莫斯科城进行了描述——主要对宫廷殿堂、府邸宅第的美观外表和内部装饰以及皇室的穿戴披挂等作了绘声绘色的渲染和夸张。如用了这样一些词语和句子：...царские многоценные полаты(现为 палаты), внутрь(应用 внутри) златом(即 золотом) украшени и шары(шарь 的复数第五格, 古义为 краска, цвет) доброцветущими устроены, 直译是“……极其富丽堂皇的皇家宫殿，内部用黄金装饰，用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绘（其间）”；此外，还有 царские багряницы и порфиры（帝王穿的紫红袍和大红袍），царские диадимы（或 диадемы）（帝王和王后戴的冠冕），以及 камень предрогое（宝石）和 всякий бисер（各种各样的珍珠或“珠串”）等等。如果我们逐字逐句全用“直译”，恐怕“效果”就会差许多。

因此，我们从 златом украшени（“用金子装饰”——所谓“贴上金箔”之类）的“金”字出发，用了一些含“金”字的四字成语来描述皇家宫室殿堂，如“金碧辉煌”、“金镶玉嵌”、“金玉宝玩”等并与文中有的“奇珍异宝”、“珠宝、玉石”等词相映成趣。此外，为了表现原文中的“惊叹”（“感叹句”）的“语气”，我们用了几个“何等”，如“何等气派”，“何等美观”，“何等雄伟壮观”，“何等富丽堂皇”等和六个“（有）多少……！”来代替具体表现的帝王王后的“穿戴”和“宫室”的珠光宝气。

此外，⑤段中的最后几句，似乎是作者对往昔莫斯科王国的“大好形势”的回顾。对此，我们作点说明。原文中有 дрезновенно реци（“可以大胆地说”），所以我们在接着的两句就作了“大胆地译”，如 толика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бысть преисполнено（“充满”，被动形动词短尾中性形式与 бысть = было 一起作此无人称句的谓语，要求第二格），句中 учреждения 没有现代俄语的词义，在古俄语中意为 угощение, пирь（盛宴、盛馐、酒席）（И.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 1903: 1342），接着另一句 и светом и славою превзыиде 中两名词（светом, славою）第五格表示“原因”意义（古俄语的“原因第五格”），动词谓语 превзыиде 是由 превзойти 构成的过去完成时（аорист）单数第三人称形式，其意义是“超过、超越”或者“崇高、卓越”。句子表示王国（在“动乱时期”之前）“声威远扬”、“国运昌隆”。在《选读》中这两句译成“这个王国荣华富贵，欣欣向荣，处处莺歌燕舞，喜气洋洋”。看来这译文“得意忘言”有些过头了。最后一句是用 яко（= как, “好似、正如”等）连接的比较从句：...яко невеста на прекрасный брак жениху уготована...直译就是“正如新娘已准备好同新郎喜结良缘”。但在《选读》中除了译成“好有一比，正所谓：新娘新郎结良缘，恩恩爱爱入洞房”，如今读来，感到有些“同义重复”，不如译为“正好比，新娘新郎结良缘，欢乐喜庆彩满堂”，这种“彩满堂”，正如“春色满园”一样，也可说明当年莫斯科王国一派大好形势。可是在 17

世纪初十来年，正经历内忧（天灾人祸）外患（外敌入侵）的莫斯科，形势大变。正如《哀曲》中所写的：“正因为如此，从前如日中天，光辉灿烂，如今从九天坠落，天使般的光辉和荣耀已烟消云散”——原文是：...ея же ради иже преже бысть пресветел, яко денница, с превысочайшаго небеси спаде и ангельския светлости и славы отпаде... 等用于“对比”的词句。

* * *

以上是笔者通过一篇俄语“古文作品”（几段文字）的翻译，谈点自己对文学翻译中“言象意”和“得意而忘言”的粗浅认识。

附注

1 1997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和国内多家单位联合举办“曹靖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暨俄罗斯文学国际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曹靖华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查晓燕主编，红旗出版社，2009年）。《纪念文集》分上编（“贺信·题词”、“致辞”和“纪念文章”）和下编（“曹靖华研究”、“俄罗斯文学、中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等）。

2 “忠于原文的翻译”——俄语是 *верный оригиналу перевод*（见《汉俄词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94页）。英语是 *true to original(translation)*（见《英华大词典》修订第三版，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652页）。

3 左少兴编译注《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17世纪俄语文本——汉语译文对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4 《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的“前言”第1页。

参考文献

- [1]Срезневский И.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словар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ом третий)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03.
- [2]顾蕴璞.《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出版[J]. 国外文学, 2013(2).
- [3]李锡胤译注. 伊戈尔出征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4]臧仲伦. 文学翻译及其他[A]. 曹靖华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下编)[C].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9.

A Discussion on Words, Images and Meaning in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ZUO Shao-x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focusing on ‘words, images and meaning’ in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The current work is also discussing the “faithfulness (of the original), accuracy, and elegancy” in trans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at the first rank should be given to “faithfulness of the original” and “meaning”----not only the literal meaning of words, but also the content of the context

and the fundamental idea of the work. Our examples are taken from *Lament for the Fall of the Kingdom of Moscow* [from *The Reader of 17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the Russian--Chinese bilingual text)].

Key words: translation; meaning; faithfulness

作者简介: 左少兴 (1930—), 江西永新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语言文化学, 古代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3-09-26

[责任编辑: 张春新]